



朱省斋

朴园日记



海豚出版社
DOLPHIN BOOKS
中国国际出版集团



057

朴园日记

朱省斋 著

谢其章 编



©IDG

海豚出版社
DOLPHIN BOOKS
中国国际出版集团

图书在版编目 (CIP) 数据

朴园日记/朱省斋著; 谢其章编. —北京: 海豚出版社, 2011.12
ISBN 978-7-5110-0655-4

I. ①朴… II. ①朱… ②谢… III. ①散文集 - 中国 - 当代 IV. ①I267

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 (2011) 第229976号

书 名: 朴园日记
作 者: 朱省斋
编 者: 谢其章

责任编辑: 王 玮 郝付云
整体设计: 郑在勇
封面设计: 周夏萍
美术编辑: 吴光前

总发行人: 俞晓群

出 版: 海豚出版社
网 址: <http://www.dolphin-books.com.cn>
地 址: 北京市百万庄大街24号
邮 编: 100037
电 话: 010 - 68997480 (销售)
010 - 68998879 (总编室)
传 真: 010 - 68998879
印 刷: 北京新华印刷有限公司
经 销: 新华书店
开 本: 32开 (787毫米 × 1092毫米)
印 张: 5.25
字 数: 70千
版 次: 2012年1月第1版 2012年1月第1次印刷
标准书号: ISBN 978-7-5110-0655-4
定 价: 19.80元

版权所有 侵权必究

“海豚书馆”缘起

沈昌文

俞晓群、陆灏和我，在将近二十年前就有过一次“三结义”。那时，我刚要“退居二线”，但是贼心不死，还想做事。更主要的，是多年的出版工作让我结识许多名流，都是做文化的好资源。原单位的新领导不会不让我再做点小事，但是，我知道，老一辈的领导是不希望我再做什么事的，我的愿望会让新领导他们很为难。谁让我在过去一些年里那么不会伺候老人家呢！这时我概括过自己的心情：出于爱的不爱和出于不爱的爱。我只能离开我钟爱的原单位，同新结识的朋友们去“三结义”了。

完全没有想到，封建社会里的自由结义形式竟然胜过我多年习惯的领导任命方式。我们的“三结义”居然越搞越热火。没有多少年，做出来的东西，无论质与量，都让我惊喜不已。举例来说，先是《万象》杂志；接着是《新世纪万有文库》，几百本；后面来一个《书趣文丛》，六十来本……这些成绩，都是我过去不能想象的。自然，这些书的问世，还得感谢许多参与其事的其他同事和朋友，恕我不一一列举了。

那时“三结义”的“桃园”在沈阳的“辽教”。以后时过境迁，我们的刘备——俞晓群——迁出沈阳，于是，现在再次“三结义”，改在北京的“海豚”了。

出版社而名“海豚”，对我来说是个新鲜事儿。但我知道海豚爱天使的故事——“天使想给海豚一个吻，可是海太深了。海豚想给天使一个拥抱，可是天太高了……”“‘天使，我如何才能得到你爱的馈赠……’海豚痛苦地低鸣。”

现在，解决海豚痛苦的，不是别人，正是那位

来自黄浦江边的著名渔人——陆灏。陆灏结识天下那么多能写善译的天使，他们会一一给海豚以深爱，以宏文，让海豚名副其实地成为一条出版江河中生活得最顽强的鱼——俞晓群领导下的出版大鱼。

我遥望海豚的胜利和成功，乐见俞晓群、陆灏两位愉快的合作，特别是读到大量我仰望和结识的天使们的怀着深爱的作品。我高兴自己现在也还是“三结义”中的一员，虽然什么事也没力气做了。我今年七十九岁，能做的只是为人们讲讲故事，话话前尘。以后，可能连这也不行了。但是无碍，我不论在不在这世界，还是相信：二人同心，其利断金，俞、陆的合作会有丰富的成果。遥祝普天下的天使们，多为这两条来自祖国南北两隅的海豚以热情的支持！

二〇一〇年五月

出版说明

谢其章

现在朱朴（字朴之，号朴园，晚号省斋）不再是个名字很陌生的人物了。他的一生笼统地说，有两件事使他“名垂青史”，一件是日据时期，他主办的《古今》杂志；另一件是“中国古代书画的赏鉴专家”（朱子家《倚病榻，悼亡友》）。第一件事使他和政界的大人物们拴在一起；第二件事使他和张大千、吴湖帆、溥心畲等大人物拴在一起。在几个翻天覆地的时代巨变中，虽然朱朴的家庭生活迭遭不幸（中年丧妻失子，迁港后亦似感情有大刺激。他与梁鸿志之女梁文若的婚姻后来如何不得而知。读《大成》一七八期沈苇窗文《朱省斋伤心超览

楼》，知梁文若于一九八八年八月一日“以心疾卒于寓邸”），可是他个人的文艺生活却非常写意，传说中朱朴与张大千的失和，传说中朱朴携齐白石画被海关扣压而大受惊吓，只是波涛中的一抹涟漪。朱子家称朱朴的古书画鉴定水准“远至美国，每遇珍品，辄先央其作最后的鉴定，以为取舍之标准”。这个标准据说内地拍卖行亦高度参照。

朱朴一生之著述，集成单行本的似乎就是在香港出版的五六本关于书画鉴赏的书（《画人画事》《艺苑谈往》《省斋读画记》《海外所见中国名画录》等），现均已成为珍籍，我是一本原版的也没有存藏，翻印本又不太想入手，主要的原因还是于古书画纯粹外行。我之所以对朱朴这个人有很大兴趣，最早是因为购藏到了《古今》杂志，后来是因为惊诧这个人为什么在历史隧道中总能选择正确的出口。

朱朴散落于刊物上面的文章，也要分为两个时期，一为大陆时期，一为香港时期。前者多刊于《古今》《杂志》《东方杂志》等报刊，后者多见

于《热风》《大人》《大成》等文史掌故期刊。我编这本《朴园日记》，取材于《古今》《杂志》《艺文杂志》《热风》这四本刊物中所载朱朴日记，或具日记性质的散文，此外的若干篇有助于了解朱氏生平事迹，譬如《四十自述》，我也收了进来。朱朴可能没有每天写日记的习惯，公开发表出来的这么一点点儿，一鳞半爪，全部加起来亦不过四五十天，所幸不是“文学日记”式的，全部是纪实日记，从中还是能够读出些好玩的意思来。

在北平的时候，朱朴曾拜访周作人，——“甲申之冬，余北游燕都，除夕，知堂老人邀瀹苦茶庵，陪座者仅张东荪、王古鲁。席间。余出纸索书，主人酒余挥毫，为集陆放翁句‘多难只成双鬓改，浮名不作一钱看’十四字相贻，感慨遥深，实获我心。”联旁尚有长跋近百字，这当然是件难得之墨宝了。朱朴心喜莫名，赶紧拿到一家北平出的杂志刊载出来，没成想，——“不料制版之后，经手者竟谓原联已失去，无法觅回；我为此事，耿耿于怀，无时或释”。几年之后，朱朴早已到了香港定

居，周作人也从老虎桥出来，至上海横滨桥畔尤宅暂栖，十个月后回八道湾老宅。这样，朱朴就有了补回失联的机会，——“去冬（一九五六年），曹聚仁先生北游归，谈及曾拜见知翁，并蒙询及区区的近况，因即驰函道念，并附告以失联经过，两星期后，回信来了，复蒙再书原联。”新写的联还是那十四个字（仅“只”改写为“祇”），附有六十余字跋。重写之联，朱朴还是交给杂志发表，这回得此刊布光荣的是《热风》杂志，而且是制版于封面。我编这书的时候，才发现第一回发表知堂书联的杂志我竟然“早有存焉”，正好借编书的机会，将此志刊登的《朴园藏周作人先生书联（齐宣跋）》亦一并收入，真是很有意思的事情。

那本弄丢了朱朴宝贝的杂志叫《逸文》，一九四五年四月在北平创刊，只出版了两期，主编人是“大谢小谢”中的小谢“谢兴尧”（大谢是“谢国桢”）。第二期的封二，刊出此联，制版甚差，模糊不清。《逸文》的发行人王齐宣（王伯彦），是他为“周作人联”写的跋，将朱朴也稍带着向北方

的读者介绍了一番。王齐宣说此联还钤有两枚印章，并称“惜知翁在孝服期间，所用蓝章，不易制版，是其憾事耳”。由此可知，这幅墨宝在王齐宣处盘桓了不是一忽儿的功夫，这就引出了一个问题，朱朴所云“经手者竟谓原联已失去，无法觅回”的“经手者”是谁？是谢兴尧还是王齐宣的责任？我想总不会是排字房的工人给“闷嘴儿密”了吧。一九九五年，谢兴尧发表《回忆〈逸经〉和〈逸文〉》，无一字提及朱朴和知堂书联。

此次编选，动用的刊物全来自我的私藏，几种刊物以《古今》最为人知，《艺文杂志》是四十年代上半叶周作人在北平主编的，我认为是可以与《古今》比肩的好杂志。《杂志》，亦非常之棒，张爱玲名篇《金锁记》即首发《杂志》，这本杂志的好处是内容的涵盖面非常之广，举凡那几年（一九四二至一九四五年）文化文艺的人和事，都网罗进来，巨细无遗。别说那时的有名作家，在《杂志》里你还可以读到黄宗英、石挥等艺人的文章。《热风》是一九五四年在香港由曹聚仁几个人创办的，

《周佛海日记》最早是在《热风》上连载。这个杂志先是十六开本，后来改版为窄长的三十二开本，非常别致，如果杂志也可以用“可爱”这个词，《热风》就是一本可爱的小杂志。

目 录

- 四十自述 (1)
- 苏游散记 (16)
- 记蔚蓝书店 (21)
- 记笔墨生涯 (26)
- 怀北京 (34)
- 记雁荡山 (44)
- 海外游展梦忆录 (56)
- 小病日记 (67)
- 朴园短简
- 致文若第一信 (73)
- 朴园日记
- 甲申销夏鳞爪录 (76)
- 朴园日记
- 重阳雨丝风片录 (81)
- 朴园日记
- 北上征尘记 (87)
- 故都墨缘录 (91)
- 胜利那天在北京 (97)

东京十日 (102)

上野小栖 (113)

多难只成双鬓改

——知堂老人赠联记 (119)

北京十日 (122)

上海一周 (137)

四十自述



一九二八年瑞士名画家Oscar Lazar
在日内瓦为作者所造之像

写传记文最难，写自传尤难。因为这种文章最重要的是述事实，说老实话，所以最不容易写得好。过于谦逊罢，固然可以不必；过于夸张罢，则亦未免近于无聊。

四五年前在香港的时候，《宇宙风》编者约我写一篇“自传之一章”，当时我想：以一个三十多岁这样渺小的我，学问事业，两无足称，有何资格写这种题目的文章？考虑再三，终于婉言辞却了。

时光如驶，忽然四十之年已逝，抚今追昔，不禁惘然。这三四年来我的变动太大了，虽然学问依然，事业依然，可是我的家庭，却已整整的摧毁了一半！

“一年之中，妻儿两亡，人非草木，谁能遣此？”这是我最近写给北平友人某君信中的几句。这寥寥十六个字足以说明我目前的遭遇和心境。

因为目前的这样遭遇和心境，遂勾起了我对于过去一切的回忆。数月以来，每当独居斗室闭目静坐之时，从自己幼小入学时起一直到现在我第二个儿子开始入学时止，这三十多年凡是我脑筋里所能